



芝園集卷之二十一

敘目錄

贈趙南厓敘

贈盧書庵擢江藩叅政敘

贈駱石溪遷長廣臬敘

贈李古冲敘

贈石巖楊都閩敘

贈劉黃巖敘

贈周白溪敘

送吳訥庵敘

贈區西屏敘

別東郭子敘

贈嘉善令敘

送陳都閩敘

贈侯筆山子敘



芝園集卷之二十一



敘

贈趙南厓敘



昔淳于髡之與騶忌語也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
 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罅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
 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
 律而督姦吏夫髡辯說之士耳而其言乃有合於

曆理者何也蓋萌眊不順則澤潤絲闕臧否得清則政紀斯敦法令弗飭則黠桀莫忒茲化理之所由踳而編齒之所由災也今夫秉憲之臣爲天子劾覈糾回以布令於下者也是故昧濫翫法則擊之豈弟和民則旌之章文錯謬則釐之土疆質齊則平之豪猾鬪爭則聽之宣昭王度而懲其不恪凡以格區寓之姦而興太平之俗云耳迺今之陳臬者或異其致矣依勢作威行一切之法鳴張鷟擊使民惴惴不敢吐息否者脂膏持兩端齋撫巡意旨幸得有所傳決卒莫出一語可否其豪宗

猾吏馮藉貴近罔貨行毒則左右締視罔敢致詰夫若是尚望其能修法律而附萬民表君子而黜小人乎 聖天子軫念民瘼乃累勅按察司官非才譖表異嫻習法比者不得輕有注授又不得數有遷調以需成績制意宏遠矣乃廣東僉憲負缺則以南厓趙公往焉公第進士高等格於著令出守州治已又貳守吾郡博大之德精明之政遐邇具瞻神人胥若茲行也必將執 國家之經起積靡之弊播揚休烈式敘有位豈直如髡所言者云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非

公其孰能與於斯乎公之僚仲岡曹公而下須予
言爲贈因謬爲論敘庶幾古葑菲之意云耳

贈盧書庵擢江藩叅政敘

國朝建郡縣而理方域乃設分臬之監以飭敘章
程詰奸糾慝自錢穀甲兵賦歛力役以至小大獄
訟咸得以裁可否而專與罷誠賢也則下吏承式
而萌眊胥莫其不賢也則躡鑿攸生而政坊斯斁
茲蓋氓衆之紀而九服之楨也粵自三楚入麗禹
貢聲教攸暨至我 皇明則文物富饒寔寔殆甲
天下矣然而疆里廣袤五方雜聚而荆郢之間則

尤諸路之交而水陸之會遠近流離孳妻子而逐
廬陌者蓋踵相接也有徒既繁莠孽斯作至或集
萑蒲之黨而弄潢池之兵郡縣所不能制矣又况
九永施瞿諸衛介在巴蜀其人阻兵而好鬪上下
凌躡犬豕相噬王化弗得馴焉乃專設制使得兼
分巡撫綏征討惟所任之扼上遊之吭而奠全楚
之封至隆重矣書菴盧公之來也於茲凡三年時
乃平道路之梗設什伍之聯秩田賦之經察爭訟
之訛布德行辟罔不在公自昔攫金都市鴟張藪
澤及一切推埋乾浚之奸莫不褫魄遁形以逃王

誅民用大輯銓司徵其明績乃擢江藩叅政以往
諸司之僚曰書菴茲移 朝廷豈不念荆郢之民
耶即荆郢可後獨不爲全楚計哉東沙子曰不然
岳牧之吏守在四境廊廟之臣守在天下故以吾
視荆郢也則荆郢之民吾民也如以天下視也則
天下之民莫非荆郢矣矧江西固衣冠之都而財
賦之壤乎公徃矣恢張嘉猷以潤景業行將移江
西之澤以澤天下則衮衣之借其殆以信宿為期
者耳此其吏與民又何對乎

贈駱石溪遷長廣臬敘

三代而下惟漢文為盛蓋其躬修玄默崇務以德
化民罷去秦苛法不用所任以為廷尉者則木訥
之釋之耳擊斷之吏不得張法肆毒而萌吐無所
患苦太平之績至與成康比隆焉比其後也反龐
塞之風而崇刻核之政腹誅巷議誅磔踵續甯成
郅都之流胥以鷙厲登進而民始重足而立矣孝
宣習知民間乃親第甲乙覈功令蔽罪論辟天子
下行獄吏之事中外廩廩百姓莫必其命雖時號
小康而漢家之元氣遂索靡而不可振者此非積
漸使然乎我 國家以仁厚開基代需豐澤湛恩

汪濺九有豫蘇垂髻黃耆罔不飽膏潤而終天年
蓋至弘治間極矣嗣後稍稍改尚服在百僚往往
務振剔崇激昂奮翼於蒼鷹而濫照於淵魚竒請
他比轉相連逮欲以扶凋瘵之生而壽靈長之脉
不亦難乎 聖天子體規覆育洞悉民隱修明禮
樂以釀太平而執法司憲必用長厚之士意深遠
矣乃茲廣東按察使缺則以石溪駱公往焉公忠
信薦厚人也平居恂恂不輕有評隲至決大疑定
大事則徐出一二語可否無不鑿鑿中肯繁訊刺
察讞于以平小大之獄辟諸端表以測景也彼巧

文鈎棘機鋟伏蒐罔蠢愚之衆而干疆直之名將
神悸魄褫自逃其過之不暇而況敢逞乎今夫廣
古百越之域而五嶺之交也鮫蠻出沒海賈駢臻
有金珠龜貝藤蛇葛剝之饒吏于土者率多毀楞
度以飶苞苴而禮義之坊泐矣公以清靜介潔作
則於上式昭皇憲以虔天休有不從風而格者乎
則公茲行固銓司所以仰承 明天子德意而大
造於廣之人也豈直以三尺寄之哉夫擿蠹鈎奸
以章風裁者法吏之任而一時之計也飭躬鎮俗
以端治本者達人之猷而百世之利也詩曰彼已

之子邦之司直余於石溪有深望焉公行會予有
辰沅之後不得執卮酒從諸大夫祖曰贈我者必
以東沙未幾予亦有河洛之命懼其負約也遂不
辭固陋而為之序

贈李古冲敘

古者真麗元二鈞職內外自四岳群牧越若小大
執事罔不紆謨展采敷德亮工以佐于一人罔有
回易世之敝也寵近而遺逖隆昵而替踈人始懷
二心以徼近利戀禁闈之親者薄淮陽之守榮少
府之近者愠馮翊之移自彥慈則爾而况於佞

之士乎哉夫仕誠以媒寵倖澤而已也則夫附離
左右策足要津依馮威靈以遠機阱托鴻漸之翼
而享磐石之安胥將甘心焉如歆嫺習吏事周知
民間攷鏡得失之故參互屯豫之端於以流大化
而扶令政則莫不自出入候衛宣力四方者得之
斯言也吾於古冲李子而有感焉李子少有俊才
舉進士高等選翰林庶吉士盡讀中秘書歷仕為
吏部郎於諸司最要自公卿以下莫不避席下之
而李子方以位列太峻諏諮未廣恐無以稱塞
主意日有廩廩之心焉既乃以纖註遣斥而出也

展采郡臬詘折勞瘁自恒情所不堪而李子頌夷
然安之方且諗風俗之媿惡稽戶口之息耗差錢
穀之贏縮閱甲兵之虛實踐山川之險阻錄人才
之否臧於明昧之故靡所不燭然猶孳孳未解也
人或恠之李子曰夫神龍之所以細犬豕者神龍
能變而犬豕不能變也故犬豕可豢而神龍不可
豢莫邪之所以別鉛刀者莫邪鍊而鉛刀不鍊也
故鉛刀一割則折而莫邪割則益銛夫吾人之囿
於高厚物也吾其為神龍乎犬豕乎士出而致用
於時器也吾其為莫邪乎為鉛刀乎故進旅退旅

若沉若浮踳鑿之弗知尤詬之弗耻斯曲士之規
也身處一室志游九域可貴可賤可近可遠入則
能宣石畫出則能作民休斯達士之摹也默不佞
幸得將 天子明命夙夜奔走廣覽而遐聽以圖
所未至於願足矣若竊懷非望妄自縱逸以覲雲
龍之邁而銜東人之懟也母乃恒德之病而職司
是缺乎予聞而善之曰若李子所謂有道之士也
夫寵不忘恤遠不廢忠勤用明德蹇蹇匪躬者李
子有焉率是以往也將邦國是殿而況於藩屏之
職已乎使李子守閭闔之尊筦喉舌之柄寵祿日

富災害不生將自視恒多而視人恒寡也則集苑
之刺興而覆餗之患作矣君子豈貴之哉予蒞滇
之三月而李子轉叅江藩行且有日諸僚謂予宜
有贈言遂書以就祖

贈石巖楊都閩敘

楊氏故太平人也家世將家子石巖子早孤父頗
豪宕結客逐鷹犬業稍墮母氏憂創鞠子甚嚴
少弗飭輒督過之曰先人冒犯矢石捐姓命策功
勲幸得嗣引聲烈施及來裔爾乃弗念弗迪斬然
棄乎則涕泣不食必頓首流血請罪乃已出則問

所交游歷歷具言姓名及所議論行酒狀稱意則
曰兒能與莊士游其遠侈矣暨長習之射輒善為
射又習之孫吳戰鬪法輒善戰鬪法而石巖子倜
儻有大志乃稍稍取經傳以自廣已又結托騷人
墨士學羲獻行草書法時為歌詩以自表異于時
薦辟交至聲稱四馳累遷至福建行都指揮司使
掌領司事余自魯徙閩乃見其白面修髯身長七
尺偉然丈夫也已乃接論議覽睹翰墨心竊善之
而當道者不悅方折辱武弁自張風裁乃數加誚
讓曰爾武士惡得雍容揖讓又惡得咳口刺刺議

論又惡得賦詩作字與學士大夫爭妍耶是恍詭
無狀必劾治之乃已石巖子困不得意則仰天嘆
曰夫武士者以墨濫淫媮鷙鷺矧人為罪未聞
其以文墨議論雍容揖讓也夫士可殺而不可辱
乃今太甚矣尤垢之甘而微寵於尺寸將安用之
輒奮臂上疏乞骸骨以歸東沙子曰嗟乎風之弊
也久矣倖門得入則隙竇可窺屈膝求援則唾面
不愠疇謂亢節不阿翻然嘉遯有如石巖子者哉
吾聞石巖子宅奧窈之區廣可數十畝松栢篠蕩
翁若林麓音禽異卉珍果嘉魚蓋夥然盛也又時
產靈芝茹之可以不饑而石巖子方且彈琴奕棋
賦詩投壺坐客竹樹之叢掀髯長嘯庸詎知所謂
衣繡乘駟高牙大纛之榮哉抑予觀之枵腹而爭
虛者蔑以罔什百之利操刀以效割者難與建卓
偉之勳故深藏不市良賈之智也辟處而弘猷達
士之摹也舒詘存乎時翕張在乎我石巖子其無
忘後日之圖乎

送劉黃巖敘

黃巖先生之來備南贛也始至今曰凡我民返而
侵疆輸而逋負遏而寇攘息而鬪爭宅而宅佃而

田以有寧宇時則我民我卹否則我害我除凡我軍新而旗幟精而弓矢時而教肄慎而警守無侵佚無惰驕無離伍失次干國之紀時則我軍我卹否則我害我除凡我文武長吏暨羣執事利于爾民爾軍爾則興之成之病于爾民爾軍爾則寢之革之母黷于貨毋峻于刑毋壞我大小禮防時則我吏我嘉否則我害我除令既下民有不若政者辟之吏弗率者繩之罔有攸貸小大震動乃胥與言曰夫非命吏乎其以厲我也既而今日以布德日以孚豪猾者戢細窮者蘇農安于穡市肆不譁

廼又胥與言曰吾儕小人昔之厲我也者將以為我利也今之我利者也將以為厲我也非公吾何庇矣於是賦歛時入訟獄不奸民有防域吏有守程當道旌之銓司賢之廼河南提學官缺則以先生徙焉諸司之寮曰廼黃巖去武而文矣則何以贈之東沙子曰夫文武一道也政教一術也善政者匪別播之令去其害政者而已矣善教者匪別立之科去其害教者而已矣先生知所以去政害也者有不知所以去教害者乎今之害教者多矣師儒之耄昏則教廢章程之紊雜則教廢課肄之惰

偷則教廢勸懲之禁濫則教廢怵勢而斲法則教廢徇情以行私則教廢此皆係乎上者也學術迷惑則教廢俗尚滛回則教廢甘利而遠義則教廢怙勢以干憲則教廢叢口以鼓謗則教廢習其所習不習其所不習則教廢此皆生乎下者也夫生乎下者也上可得而導也其由乎上者也吾且將誰責乎哉異哉今之言教者也姑息以為寬激勸以為猛含縱以為恕旌別以為苛譬之庸醫之療疾也知湯藥膏粱之養也而金石鍼灸罔攸施焉以之治人庸將愈乎是故教之正而士知向方矣

養之精而士無怠媮矣擇之審而士無倖進矣然而教有弗成者未之有也先生曰教其止是矣乎曰篤行以先之本誠以連之正學以倡之罔以浮藝蔽德罔以側言改厥度斯則教之本也是先生之所有也徹也昧學而未能敢贅辭乎

贈周白溪敘

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夫物非靈慧於人而周身之知順時之裁薦紳學士罕有幾焉蓋自世俗之情掇華噓焰智網交媒得之則決齧恣睢以明肆志不得則忿恚佛鬱

歆然喪魄斯豈知有含弘之度哉伏之理哉以予
觀於白溪周公蓋博大長者云公筮仕刑曹以治
獄文無害出憲中州治行表著累遷貴州左使或
有讒其治廣臬陰曲者當道弗鏡落其官為廣西
臬使公廼弗直其無陰曲也輒為廣西臬使語人
曰某無尺寸之長冒致通顯惟俸之不終日夜疚
心以竢辟命今罪狀既章然猶不他名籍得與豪
俊周旋者重逾淮分其何以報稱 天子恩德已
廼徙閩右使已復轉左使公曰夫負重思力道遠
思息茲可謂得意乎方今萌民瘼疢肯災敷行道

路流離殍相望也中使且至供歛日棘罔有令圖
公等幸教我則可否者曠職誅死矣昔 上稽古
嚮治用人多不次諸輩行相接者率奄致公輔下
不失為卿丞而公獨淹邨外服竟亦無所介意其
為政也罷繁苛信條約取要領飭治之一切以簡
靜為務不赫赫操切掠取轂譽吏民終無所厭苦
人以是益徵公博大長者云語有之曰長袖善舞
多財善賈夫投機幸會以希一旦之遇馳騁要津
流轂海內人情大抵然也以介子推之耿介而猶
不能不啣恨於蛇輔之榮至逃親以死况其下者

乎故祥符徵寵於天書熙豐媒進於新漢彼豈皆
洪忍庸流而甘心不避若是哉外有所歆守有時
誣也又况雲龍之會梧鳳之期曠世斯邁有不希
影而依光者耶以公計慮當不聞此而顧獨抑心
俛首不與世競貶之不爲戚揚之不爲休此其所
存有不昜言者乎匪深明於蠖屈龍藏之故其何
以與此公之遷也諸僚謂宜有贈言故聊敘出處
之大致以風來者不及其他云

送吳訥菴敘

訥菴吳公爲江藩左使久而弗調茲乃以述職行
其僚槎溪葉公西屏區公來言曰公之來旬也有
大造於西土績用大宣四舉而弗調迺茲以述職
行也若何張子曰是奚卹哉夫上之命官也非以
耀寵也以降德也下之在服也非以罔利也以弘
義也是故祿不必豐秩不必崇惟其稱而已矣且
夫力於播藝不以水旱而廢畊者良農也篤於行
義不以阨塞而變業者志士也恪共朝夕丕殫謨
猷不以進退利鈍而惰官者忠臣也是故恤不能
稱庸患他矣今夫天下之位高而務繁者莫如方
伯民樂聞訟而吏工舞文莫可劾愆者莫如茲土

廼公司焉辨色廼興日出而視事盱不遑食昏而弗休歲以爲常自非強力貞幹其孰能任之而孰能成之公之淹也庸將厚其績而豐樹之乎古有言善爲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自公之來也公稅之宿逋無弗委輸者訟獄之反覆無弗簡孚者土田之荒蕪無弗稽懇者胥史之骫欺無弗戢縛者法令之弛張無弗惠和者斯其樹德也不已多乎獻績賦功將天下是最而顧久弗調也其諸爲西土之民留之也然而爵以昭德祿以勸功國之政也自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 聖天子寤寐

側席以勞四方之士譬若齒革羽毛金玉珠貝無弗登於府者榘枿杞梓無不登於室者獨後公也與哉然則褒嘉之典顯陟之命行將見之西上之民豈得復私公之膏澤也乎語畢二公欣欣意解遂以告夫諸司之僚書而納之行李

贈區西屏敘

西屏公將歸諸司之僚曰以公之精力志慮也強壯弗逮也而弗弘厥施乃隱乎某等聞之國之命吏也以便賢也臣之服寵也以效忠也是故上不忍棄其臣下不敢違其上而治道成矣廼公之隱

也縱不爲公卹獨不爲吾民卹耶則相與咨嗟悒悒不樂西屏公曰嘻諸君子之愛我也而不知予之衷乎予野人也無大功德而數致上大夫之秩夙夜惴惴惟弗克負荷是懼矧又厭於馳驅久而弗請蓋以荷博大之恩未得當以報効尺寸也而今且休矣今夫任而趨也與弛擔而息也將孰逸乎挽舟而汧濤與及岸而登也將孰安乎夫其畀我以安逸也而顧弗適也豈人情哉且子不聞吾西屏之勝乎水泉之環匯巒嶂之起伏松竹雜木之秀黃柑翠橘之饒繁花異卉之麗有終日所不能窮者是故樹藝以爲圃結茅以爲廬穿雲以爲戶引流以爲池昔也與二三子藏修游息其間今且與山夫野老考槃嘯歌以采以釣以觴以舞不知吾意之所極也而顧猶有弗適者耶是諸君子之弗諒予衷也諸僚廼相顧而咲時徹曰夫仁君之使臣也不盡其力以廣愛也忠臣之仕國也不溺其寵以遠辱也是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祿爵之命及年則止豈君有所棄而臣有所違哉逸以優其勞恩以全夫義而已矣不然則召公之求去二䟽之錫歸君子將不謂之非耶然而諸君子

之所以惜公者也夫諸厚之道也公之樂於隱也
時止而止者也於是退而胥與贈言作西屏歸隱
敘

別東郭子敘

東郭子將歸時徹請造焉曰古今之人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古今之性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
則古今之學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古之學也求在
內者也今之學也求在外者也古之學也身心焉
耳矣今之學也口耳焉耳矣夫諸求在內者也則
存吾心養吾性而已矣故其道易簡而有成夫諸

求在外者也則萬事萬物欲無弗窮也無弗徧也
盡心力而爲之弗給矣且子試觀天下之學有以
口耳者乎學爲衣者則以衣學學爲履者則以履
學學爲車者則以車學學爲埶者則以埶學學爲
摩者以刮摩學學爲設色者以設色學學爲攻金者以
攻金學庸有以口耳者乎夫曲藝且然何獨至於
聖賢之學而疑之是故萬物皆備於我言在內也
反身而誠誠也強恕而行誠之也是學之之道也
時徹曰唯唯吾嘗試求之矣心也者萬事萬物之
宗也心存則正不存則妄學之道存心而已矣是

故至誠無息聖人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君子之學也放而不知存不知學者也存而弗能常學而未熟者也是故不以獨居而定不以應物而亂不以簡而定不以煩而亂終食於是矣造次於是造次於是矣顛沛於是無動無靜無遠無近無存無不存則幾於無息矣是故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贈嘉善令敘

令也者以令長民者也以令長民也者非尊上之謂也保綏之謂也家之有長也親若叔季愛若寡孳昵若臧獲無弗愛也無弗聽也是故豐其樹藝厚其生殖固其蓋藏飭其庭戶謹其禮節若其欲惡凡以為家也如耽酒廢產忿詈狂鬪雖姬妾之嬖弗悅之矣令也者邑之長也近而僚二次而胥史次而徒隸次而蒸黎亦無弗愛也無弗聽也是故肅其紀綱宣其訓化章其刑罰易其土田則其稅歛息其訟爭詰其寇盜凡以為民也如怙勢作威罔利虐下雖近習之私弗德之矣故善為令者求諸民而已矣善觀令者亦求諸民而已矣太學

生某者嘉善人也其言邑大夫蓋山子之政也曰
忠勤而不解廣大而不朋廉而不矯辨而不苛期
年而廢舉三年而政成民貧富不相犯強弱不相
漁翼翼而作熙熙而居晉歌以謔曰父母生我也
今茲考績而行也民咸咨嗟怨恨奔走相告曰於
戲柰何父母去我也夫不知其人視其政不知其
政視其民昔召伯之敷化也人猶庇其樹也子產
之從政也人患其弗嗣也夫有所入之也以蓋山
子之得民斯不謂之良牧爾乎人有言熟於操刀
可以解牛工於斲輪可以制器夫一令之政而六
官備焉戴子往矣推而達諸天下是解牛與斲輪
之類也

送陳都閩敘

陳侯女玉淵之湖州人自其父王父而上四世皆
以武功顯侯未弱冠輒戴弁嗣先人之秩自特歷
官積四十餘禩所至完保聚輯靡宇固城守稽穰
秣汰羸老菟乘均役職司不解累有顯庸方懋廼
丕樹天子嘉之命分帥留都廼嘉靖癸未侯乃視
師廼令振厥綱維徒旅起起廼簡蠹玩旌旗煥煥
觀者謂競于武矣越四禩丁亥上復召至京師俾

統團營從衆舉也我同土之士聚而謀曰夫處有
交也行有贈也所以篤義比類昭親暱識不忘也
侯今且往矣若何則使時徹辭焉曰來我侯吾告
女于猷女今其聽之夫守先遠也衛先近也先迺
重也今夫胄而秉鉞司弓矢者奚啻十百必侯乎
屬之侯知之哉夫是心腹爪牙也故不可不慎也
吾聞之有妻子之將有萬人之將有十萬之將材
斯邈也有四夷爲守有四隣爲守有四境爲守夫
道異也夫耆武者廣圖昭德者務本可不念哉昔
之善用兵者莫如孫武子武子之言曰將者知信
仁勇嚴也又曰夫將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
則國弱矣夫炳機不眩達權豫變知也賞刑不繆
號令若一信也服食不私習人劇易仁也殉義不
懼果毅以濟勇也齊肅衆心罔有攸替嚴也夫智
以應機信以載義仁以附衆勇以從謀嚴以一律
將之體也若夫任察則賊知之流也偏愛則撓仁
之濫也執一則塞信之固也逞力則厲勇之暴也
刻深則怨嚴之殘也夫是五者掎施之過也是故
經之有禮也翕張有權也是故不可不慎也我侯
其念之哉語畢陳侯稽首曰某不敏敢敬拜諸君

子之辱

贈侯筆山子敘

侯子為南膳部者三年改南選部未幾以議禮得罪械至京師下詔獄天子弗殺出諸泗州道留都舍焉我春官大夫熊子濬氏陳子文氏廖雲卿氏王時楨氏彭道顯氏暨予小子時徹咸與侯子友也故相與語也侯子曰某也忠而不慧直而不婉以及茲也不容僂矣知我者唯二三子卹我者亦唯二三子敢不需命諸大夫曰夫因為德辨蹇以達知人之怕也今吾見子之心矣夫疑似弗眩明

也盡言不蔽忠也履坎若夷義也終始弗携信也明宣猷者也忠立本者也義者行者也信廣節者也是故可以厚植可以彌忒可以子衆矣侯子曰夫執經以齟齬引繩以糾物者某之辟也射覆遁實圖影叛形某之憂也夫未習於吏而遽試諸民某將不勝若之何弗盡規也諸大夫曰吾聞之懷重寶者不以夜行操泰阿者不以輕割何者重所出也故鼎而有實慎所之也省括則釋以從度也亦願吾子之時出之也侯子喏迺降拜諸大夫皆拜使時徹執簡以書時徹曰物有得喪道惡得喪

仕有崇下道惡崇下吾子知之矣夫遵古而踐者
經也順時而裁者變也經以軌變變以準經道之
中也故君子之制物也以義其下於民也有筦公
輸之制木也遇方而方遇圓而圓游而不滯無踰
度也造父之御也徐則驅亟則紓適而弗掣無委
範也夫物之錯也奚啻木也民之譁也奚啻馬也
是故可度也不可滯也可範也不可掣也彼儻儻
者易則蕙蕙者固畫窘棘者鼓怒縱散者越路罔
不困矣是故中者難已書既卒以授侯子侯子登
車執轡而行諸大夫迺返

芝園集卷之二十二

敘目錄



贈屠東洲敘

贈徐西溪敘

送陸少石敘

送周八厓敘

贈王仲衡敘

送葉槎溪敘

送柯侯移守武昌敘

又贈柯侯敘

贈秦中丞敘

贈李興國敘

贈馬順卿敘



芝園集卷之二十三

敘

贈屠東洲敘



聖天子弘謨廣化慎廼庶寮敷求懿德肆于毗輔
 廼光祿卿缺銓部疏賢可用者以聞再上廼得
 請維時我東洲公寔受簡焉諸司之寮胥舉爵為
 賀公曰夫是司也古天官之職也以養上德以相
 裡祀以禮賓客以秩燕勞以會奇羸以裁蠹耗若
 其可易為乎是故非明德弗與非達禮弗與非秉
 節弗與非辨于小大之物熟于邦國之故弗與某

也惟是之虞諸君子其有以導我乎迺西溪徐公
與其寮進而言曰夫同食知甘同賈知廉公之素
予夙知之矣公之來旬也殫圖而宣猷蚤作而晏
休日勞于四方民宿蠹盡釐簿書咸飭後歛以時
土疆弗軼貪墨之風戢而忠信之化行吏縮縮焉
奉於法民蒸蒸然樂其生是孰與公之德乎敬共
自持不諂不瀆聽其言纒纒爾觀其度雍雍爾應
酬曲中即造次弗愆于儀孰與公之禮乎貞不務
激和不尚同蹇蹇諤諤有倫有經合于義雖百折
不能回也不合于義雖危禍不能怵也孰與公之
守乎鏡別眵分細微不眩考撫彝章無有遠邇越
小大物而咸知之孰與公之識乎夫兼備衆善以
服在丞弼將往勩是邁矧他虞乎乃淺齋郭公與
其僚進而言曰夫鑿膝之材不至於千里弗知其
捷也鑛朴之金不至於百鍊弗知其幹也公天下
之良也鑪錘險阻備嘗之矣是故為御史則為名
御史為有司則為良有司為藩為臬歷試諸難而
治行益顯茲行也夫將用其材與幹矣夫過都歷
塊斲鯨斷犀者固公之餘事也光明之烈予等竊
有望焉乃松峯徐君與其僚進而言曰占地以樹

占國以人是故拔茅連茹君子所以際泰也梧桐
高岡吉士所以媚君也我公丕亶德義績敘用彰
鹽梅麩蘖繫天下是賴獨吾二三人哉觴既畢公
乃降拜諸大夫皆拜時徹乃終言曰善哉諸君子
之相與以義也非昵好之私也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公之謂矣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諸大夫之謂矣
徹不佞乃效風人之義為翔鳳之章歌以送之熠
熠翔鳳神孕其靈日出有耀噦噦來鳴藹藹吉人
皇國之楨五音汝聽五色用明其二楚生于野葛
藟維之鶴鳴九臯其子和之過矣行邁使我心饑
豈無綺縠念爾緇衣其三卿雲祁祁旃旒有翩秩
我籩豆飲餞于干我無羽翼何以後先母忘金玉
蘭芷攸遷

贈徐西溪敘

西溪徐公有湖藩左使之調監察中溪公過而賀
焉曰夫治莫有難於湖者也予經營四方數出入
道茲土南北廣袤諸監司按治皆不及禁網䟽闊
吏弗束於程上下骫骳乃乾沒以餽公利百務壞
亂惟民亦罔有寧心棄生產積聚不事弱則流丐
強則怙勢漁奪民貲否則聚而剽竊至白晝劫於

都市而閭黨不知官司莫與究詰民乃頓足蹙容而號于路曰夫諸省之吏道吾土者率果毅能斷犯則有辟乃吾儕之斃于滑吏豪氓者相枕藉也而鴟張鷲擊法網弗施夫獨非王之命吏乎而罔或予卹也諸監司亦罔聞知宿蠹荐亟是故治未有難於湖者也西溪公退而私於其僚曰若是奈何張時徹曰是奚卹哉夫工師之制木也非輪囷離奇之患唯吾之規萬焉耳鳧氏之鑄金也非石柞震鬱之患唯吾之範模焉耳湖雖難其非王之中土乎範模規萬我則用度罔弗從度而格豈其有異施乎哉管子有言治人如治水潦也養人如養六畜也用人如用草木也是故宣鬱道滯亂斯輯矣利用厚生居斯奠矣因材賦功績斯叙矣行於民不行於其民若於令弗若於其令月以考之歲以會之課其斃最而時勸譴焉法行而不比約布而有章則雖有淫墨之吏饕餮之民庸能奮其翼而肆之螫乎且吾聞之君子非無庸之患而無德懿之難以今觀於公也貞嚴有則足以軌物剛介不撓足以遠回高明有融足以昭隱廉辨自好足以刺污仕於小大之司者二十有七年矣而治

行晬晬所至以賢能稱斯其熟於民物之故豈直
工師與良冶然哉迺茲保釐南楚也方將規之萬
之範之模之易弊以從新興利而屏慝繁百世是
賴而何有於朝夕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吾
將以是觀德政之成也西溪公曰惟子之言迺今
可以共命矣遂卜筮日告于二三僚友以行

送陸少石敘

少石子生長簪纓之族穎慧績學早自表見正德
己卯舉于鄉庚辰薦于禮官辛巳以進士及第授
官翰林人且以為麟鳳且以為圭璧而執政者弗

說謂詩書士或弗長吏治乃調湖廣僉事已又調
江西叅議蓋難之也迺少石子顧獨長吏治稱賢
能焉迺茲擢山東提學副使以往于時時徹從諸
大夫後辭而送之曰夫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
之子必善為裘言業有所專也篙櫓之師以御則
敗塗墜之工以斲則傷言道有所異也是故學必
先其所短而用必先其所長古之道也今夫戢寧
疆宇馘殄寇虺相度豐凶會計羸縮以令則行以
賦則平子之所未聞也服行仁義貫通六藝操觚
橫牘出經入史以鑑則明以訓則成子之所素習

也彼執方以應世出智以執物其既優為之矣夫
又何有於是哉董子有言上化下也下從上也猶
泥在鈞唯甄者所為而已猶金在鎔唯冶者所鑄
而已是故吾子甄也士譬則泥也吾子冶也士譬
則金也道德仁義詩書禮樂則其鈞與範也是故
忠信謹慤可以遠辟退遜溫恭可以作禮恬靜介
潔可以止競博洽多聞可以考業爾雅典則可以
正辭知類通達可以昭隱斯其為鈞與範也不既
多乎吾聞山東古齊魯之域而賢聖之區也士好
經術務功名敦厚闊達率多大節非有洪濇隱伏
之習也非有桀驁驕恣之氣攀緣馳騫之術也非
有反覆變幻之風也非有智愚相誑嗜利鮮耻謗
訕搖上之為也順而導焉範之鈞之其有不中度
不成器者乎譬則尊彝饒缶刀劍鼎鍾皆吾子之
績也語曰獨高者易崩獨善者無朋今往矣教成
而孚績成而後以風於四方將天下是賴豈獨齊
魯之士已乎又豈獨吾二三親暱者已乎是故大
有慶於吾子矣是故不能不致望于吾子矣

送周八厓敘

嘉靖辛卯當天卜當天下述職之期維時藩臬諸司暨郡

邑長伯咸以職事奔走乃八厓先生以江西按察使行曰咨 聖天子之休命也我不敢後越卜筮日告于二三僚友東沙子曰夫諸古之道也先王之制也以上宇大荒百姓蕃衍弗可控柔時乃建之庶邦設之侯伯以藩屏王家是以小大相維遠近相制外內相使敬共職事以事其上是故有朝覲之禮有聘享之節有官府之聯有綱紀之布有職貢之頒有明試之典凡以為民也修則有慶廢則有辟百官於是乎振厲而不敢解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

于庶人服政之道也昔我 皇祖之立國也經理疆域而布之相度時宜以懋建之乃立按察之使以憲一方所以秉風紀而同治道也庶吏於是乎承式焉民之姦宄於是乎平訟獄不決於是乎清受賕詭法於是乎肅土疆質劑於是乎經德惠和洽於是乎宣官府制令於是乎成斯其為職也不已重乎吾觀先生之為政也簿書糾紛出入無滯斷若干將肅若霜雪其馭吏可知也務持大體不為小苛解之則紓齊之則集其作事可知也五聽必審簡稽必孚過無濫麗故無倖免其明刑可知

也博洽古今敷求訓典文足導士行足範俗其修
政可知也是故君子秉忠以宣力小人遠慝以畏
威吏恪位著而農服於野功多於他方以是承
天王之休不其有裕哉然吾二三人者之於先生
也猶家之有長也一事之中有良師焉一言之間
有先導焉猶水之潤物漸漬者深矣先生行有顯
陟則吾二三人者將何以為依乎詩曰心乎愛矣
遐不謂矣幸先生無忘久遠之盟

贈王仲衡敘

史遷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乃今觀于
王公而後知其言之信也公以推官為御史矣訊
刺察按獻替激揚無弗當於度者人曰是御史之
良也宜有顯陟而乃竟擢僉事為僉事者九年伏
讒蒐慝敷利屏害無弗惠于下者人曰是僉事之
良也宜有顯陟而乃竟擢叅議此其故何如哉夫
較獵者必賦其功課耕者必差其稼勸賞之道也
羸勝而履僑人情之反也積薪以用人志士之慨
也諸僚相與不懌以質張子張子曰若知夫仕乎
夫仕猶夫市也登壘罔利巧於市者也然而世謂
之賤夫矣深藏若虛拙於市者也然而世謂之良

賈矣故利於仕者釣敵采華揚竒術異改錯追曲
以為合者也不利於仕者惇本務修左規右矩準
平繩直以為合者也故馳驚多疾而徐行之子慕
至倖進每捷而守道之士後庸君子寧以彼易此
哉公忠信正直人也操持介潔知有廉也然而不
謂之廉也執法不回知有公也然而不謂之公也
夙夜匪解知有勤也然而不謂之勤也蒞事有恪
知有慎也然而不謂之慎也夫然人焉得盡知之
而焉得異用之則夫循常以為調又奚惑耶然吾
觀之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

榱榘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
易成者用小難成者功大物亦有然者也而況于
士乎公今往矣舉浙之政猶江之政惠浙之民猶
江之民物格而化宣烈成而譽起雖欲不盡知與
異用也不可得矣由是位日以隆績日以豐是榱
榘豫章之材也徹等將以為慶而何不憚之云王
公曰諸君子之言過矣而吾子應之又過鈞也惟
吾職之修猶懼弗勝也而況敢他圖乎

送葉槎溪敘

嘉靖壬辰春正月 天子大朝天下羣吏若曰維

茲藩司臬司二千石暨百執事其有及年者盡瘁
臣我予攸卹乃勞其悉令致仕使休于田里維時
槎溪葉公亦在列焉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
尚有之語使能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語優老
也夫以事人者也則筋力必竭也智慮必宣也而
敢私其身乎是故疾病不避阽危不避金革不避
夷貊不避凡以效忠也夫以使人者也則休戚必
同也佚勞必察也而恐竭其力乎是故老者不與
服戎不與賓客在國則杖在朝則杖問則珍從朝
則不俟凡以擴仁也故先王之使臣也股肱也後

世則犬馬而已矣君子之事君也行義也儉人則
市賈而已矣若我 皇上之禮下也可不謂仁乎
若葉公之宣力也可不謂忠乎公嘗為邑令矣振
幽詢瘼布利除害則名邑令也嘗為諫議矣舉賢
刺貪獻是替非則名諫議也比其為郡也如今也
其為藩也如郡也持廉秉公蹇蹇不回恪勤朝夕
靡有懈怠庸有滯朋作慝尸利罔上之為哉勞而
不言勞也欲休而不言休也則志慮未衰而忠敬
無已也然不言勞而閔其勞也不言休而俾之休
也則體悉之周而慈惠無窮也不然公之澤在生

民譽在卿士績在官成庸有不知之者耶而顧真
謬若此哉是故知其為仁與忠也抑余聞之犧牛
之養於太官也不如草野之安也海鳥之食於公
宮也不如山林之適也公歸矣采美于山釣魚于
淵時飲時食以遨以遊不知環堵之為隘與宇宙
之為寬也而況區區祿爵者哉則公之樂可知已
矣

送柯侯移守武昌敘

夫刑罰之治人也淺禮義之治人也深菽粟之養
人也微理義之養人也大夫菽粟非不飽也謂秦

焉爾也刑罰非不肅也謂束縛焉爾也若禁網稍
疎鈎稽或漏能無佚乎故君子之政也不以信易
生不以養廢教謀在遠也小人則朝夕而已矣程
庸較功孰與計多寡哉獅山柯侯之守寧波也法
令既布慝罔攸伏乃籲于士曰吾欲使豪猾者戢
細窮者蘇土疆不越道路弗虞則始爾多士吾欲
使少壯者作耄老者休各恭其長不墮所生則始
爾多士吾欲使婚聘有則喪葬有禮無蔑天常無
豎人紀則始爾多士爾其念哉今夫瓊璫天下之
寶也弗琢則不成器雖有瓦缶甌甃將焉用之杞梓

天下之良也弗植則不成材雖有荆櫟榛樗將焉用之若等皆編氓之秀也苟聚而嬉散而逸弗迪弗勤則彼蚩蚩者其孰與有興乎二三子能從我命則可否則自賊乃時往視學教之吉凶享祀之節以崇禮也教之孝弟忠信之義以篤行也教之存心迪知之學以盡性也教之誦說經義以取衷也教之相觀切磋以務益也若則有勸不若有懲久而弗解士乃始而疑中而釋終而翕然向方欣欣然咸有得也其伯叔父兄又私相感動一以風十十以風百亦欣欣有得也乃侯之去也則威威皇皇轉相告語曰嚴師去我乎嚴師去我乎吾學何成矣則群聚而謀之東沙子曰甚哉侯之善政也夫衣被飲食活人身者也禮樂教化活人心者也既活其身又活其心雖父母猶將難之而況于上乎昔者文翁之治蜀也修起學校崇尚文雅以詩書為教變巫鬼之俗至比齊魯劉文饒之守南陽也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是故治平獨最享報祀而稱盛名者至於今不衰然則我侯之政豈直一時之慕已乎侯行教授

陳君良猷而下率群弟子送之乃為滄海之章使
歌以見志滄海瀾瀾百流萃之有魏華岳陵阜是
毗亶亶碩人令懿咸歸白駒于邁杖杜斯饑其二
鑄金以範埏土以鈞弗範弗鈞用器胡因公實棄
我我生不辰瞻彼長路泣涕沾巾其三蒸徒沛沛
乘馬駢駢奕奕荆山鸞鳳所棲靖爾疆域穀爾蒸
黎亦有嘉烈著于宗彝

又贈柯侯敘

御山柯侯守寧波者二年 朝命移于武昌維時
鄉大夫士若胥史輿僕編氓萬姓咸愕然驚顧曰
侯之來也條章振飭百務具興蠹蠹既劾惠利斯
行農服于穡市肆不譁士精其學俗易其訛民所
以老幼相養灾喜相卹八蜡維期鬼神不譴皆侯
之賜也微侯吾何庇矣且吾儕非赤子乎而忍奪
之父母耶乃相與咨嗟不樂維侯亦不樂曰某之
始來也衆弊蝟叢斤斧傷矣乃今幸與士民狎也
方將布德宣和以媚於下而遽有茲移如吾績敘
何且吾見吏於省者也朝驅而夕馳寔作而宴息
求免於督過之不暇而暇於理政哉茲行也予將
懼其無成也或以語時徹時徹曰嘻有是哉夫授

必稱器使人之道也仕不避難人臣之義也乃若績成而弗褒化滯而弗普將一方一人之私其無乃非經國之訓也乎今夫均是馬也或致千里或致百里或五百里能千里矣而百里止焉盡馬足乎均是人也或勝一鈞或勝十鈞或勝百鈞勝百鈞矣而委一鈞焉盡人力乎夫武昌之視吾郡也猶百鈞與千里之謂也侯非黃戎烏獲乎而奚其病之是故官司聯屬則信可孚也城郭甲兵則知可經也訟獄盤詰則公可斷也禮樂教化則仁可興也簿書糾焚則精可辨也蒸黎蕃衍則惠可綏也出納滋多則廉可稽也夫是數者侯嘗施之既効而用之不匱其於彼何有哉莊周之言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三十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型神也夫大窾大郤庖丁能不逢之哉夫有所入之也侯今嘗試多矣而刃則方銛矧善用之尚何折缺之患哉他日勳庸懋著荐登台輔柄泰阿以宰百物降德于方遠邇則所以衣被我民者猶無疆也而孰與私侯於今日哉於是衆咸釋然意解侯亦自解碧洲陸公聞之曰夫言也不遠於事而可以喻志請書以代祖

贈秦中丞敘

嶼湖秦公服官山東之藩臬者三年百吏承式庶務釐舉蒸黎樂康鬼神欣喜績用孚于上下迺擢江西左使戒行李將行適巡撫都御史負缺則以公往焉或有造于公者曰夫江西之故公夙知之矣聞訟是甘鬻智舞文簿書錢穀變幻糾焚奸宄馮阻則竊攘矯虔以干王誅是故法如秋荼而民不知避也吏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公其若之何公曰嘻有是哉夫民同情於我者也親則吾赤子也父母之鞠子也哲焉惜焉純焉辟焉或諸愿慤焉或諸噐悍焉其良愛也其不良也無亦訓飭鈞繩以引之逸而殖其生將遂殘疾之抑諸棄之耶是不可不察矣是故欲惡不齊吾與彼齊之士疆不鈞吾與彼鈞之法令不經吾與彼經之貪黷不戢吾與彼馴之役歛不節吾與彼舒之城郭甲兵不肅吾與彼修之郡邑長貳若則有旌不若有辟民苟得生惡乎無治鷹鷲荼苦夫豈所以為理耶或曰昔予聞之公之按江西也糾擊官邪蒐察民隱無或奸法以逃是以令舉而慝除小大攝伏罔敢縱淫乃今之論不幾於異乎公曰不然夫霜雪

降威雨露敷澤時之序也琴瑟宣和戈矛耀武器
之司也往予之按江西也霜雪與戈矛之謂也時
則雨露與琴瑟矣淆而用之其誰與我且子不睹
時之弊乎財力耗瘁瘖寡弗蘇不堪命者多矣益
之以嚴是以藥石治羸瘵也庸愈乎諺曰無急如
束薪亡不折已無灼如燒膏亡不滅已是故德惠
其先矣言者唯唯而退于時心齋張公良齋丘公
皆公之僚也請有贈言時徹曰予何言哉予何言
哉予聞之語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
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言夫才大之不宜於小
用也公偉才也大用及之矣綱紀一方宰制百物
方將獻績賦功秉國之鈞以揚無疆之烈豈惟
西土之所得私者耶言已乃徧告于諸大夫載之
文錦觴諸紫薇之堂

贈李興國敘

世以資格用人率以貢與例吏注為丞若簿丞若
簿弗能自建率以卑瑣自諉佞諛善幻苟且取容
臨民則肆笞捽作威計賅有無為事左右上司廉
之則褫職斥去乃撫膺嘆曰丞負余哉丞負余哉
於乎不自貴而欲其無賤不自重而欲其無輕惡

可得已若李君廷茂者非所謂強立不回不以卑
瑣自委者耶君嘗為松滋矣以賢能稱乃又徒為
吾邑旦夕傲于私曰夫鼓鐘于宮轂聞於外微無
弗著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賤亦可貴也夫水清
則明濁則暗劍利則斷鈍則格夫明暗利鈍由已
而由人乎且夫金玉貨賄家之禍也文繡綺縠身
之災也縱不務德而灾禍焉甘庸將終乎今夫吏
將以司平于下者也萌庶依之鬼神質之兢兢慄
慄猶懼弗稱而況敢惰偷乎是故早作夜息不遑
寢食民知其志之不在佚也役歛必均師聽必審

民知其志之不黷貨也饕餮不縱憲孤不寃民知
其志之不右奸也是以罪戾弗及績用有成民狎
其惠上旌其賢乃遂有興國之擢孰謂丞之不可
為哉或曰君今為令矣若何曰丞奉而行者也令
顯而成者也閭閻草野之戚休雨暘寒燠之乖和
山川鬼神之灾喜皆于令乎賴不已重乎矧茲興
國輕生而好鬪黠桀而多姦質劑之難於簡稽也
胥史之難於劾姦也隱情之難於審麗也頑嚚之
難於格易也可無慎哉語曰行千里者須臾不弛
轡舟大海者瞬息不忘柁恪共朝夕不解於位是

為令之道也

贈馬順卿序

石渚馬君舉進士高等歷官司馬郎廼以詿誤謫理吾郡之刑私念曰夫刑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是非得失之衷禍福生死之柄也吾以喜怒權之則情移以貴賤殉之則實眩以刑威脅之則民殘夫過惡揚善天之命也好善惡惡人之公也俾我一日衆取衷焉而顧奸之誰其與我是故早夜競競如恐弗勝孚於五辭正於五刑唯倫要之齊見孱弱良善者扶之如嬰兒之弗立也其驚悍無禮

者懲之如惡草之滋蔓也是以民抱曲直以求平如持左右券以取合雀鼠之姦伏而細婢之怨伸譽隆隆然起矣乃茲擢判廣州衆咸謂寵秩之弗稱也而君獨夷然安之曰玉石薰蕕是在我者也好惡取舍是在人者也患吾之不玉無患以為石患吾之不薰無患以為蕕吾惟崇德遠淫無惰無辟以修吾政而已矣且食土之粟誰非王臣而敢有輕重於其間哉夫譴不忘恭賞不計勩君子之義也敏以立事敬以勤民人臣之節也義行則不怨節立則不回達之天下猶可而又何患焉詩曰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夫正直
之德神明所相而况人乎君行矣方將致遠負重
一以為霖雨一以為益梅以圖惟無疆休區區廣
州夫豈久淹之地耶是故汗血之駒不服于鹽車
徑尺之魚不游於蹄涔彼以目前之利鈍為欣戚
者陋矣



